

目 录

序	1
惊蛰	1
离去	15
彷徨	24
星宿	32
浪花里长大的	52
中学教员	78
天堂哀歌	88
株守	97

惊 蛰

房间里龌龊而且零乱，灰尘在墙的上端画着雾中的山水。遮在皮箱和衣橱上的报纸已经破碎，有几片在橱角上、箱子边上飘动着，快要掉下来了。桌椅的面上还干净；脚上可积满尘埃。桌上的东西乱堆乱放的，格外觉得多了。窗是朝南的。虽然大半间房间已敷上了阳光，但桌上的钟还是跟昨天一样，三点零五分。两只床上的帐子全发黄了。一只床的帐子已经拉开，可以看见床上没有折叠的被头，一只床的帐子还下着，帐子随着翻声的声音而飘动。

睡在床上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。几个月以来，为父母的眼泪与热爱所束缚，随着他们，东逃西避，最后由于乡村不平靖，仍旧回到破碎了的故乡来。

一到家，父亲就吩咐把他的制服统统烧掉。烧了衣服不算，还要烧书。他不答允，涨红了脸提出抗议，跟父亲大吵

而特吵。终于躲到房间里，躺在床上流泪，等他红着眼圈出来时，饭与小菜都已烧熟了。

他非常关心战事，每夜等父亲睡熟时，总偷偷地把天线装起来，收汉口的报告。一到明天，他忍不住要把好消息传出来。有时父亲也会附和几句。

“前清辰光，起初大家都怕长毛，可是后来长毛败了，大家起来杀长毛。”

这话引起了他一整套关于最后胜利的理论。父亲觉得危险，连忙打断他的话。

“你为什么老是不听话？我已几次三番的叫你不要听无线电了，你倒想想看，那耸起的天线，要满门抄斩的！快拿出来捣毁它，快！”

他转过身去，不答话。

“你们年轻人，”父亲改换了语气，“总之一句话，血气太旺。有一句老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韩信胯下而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天一黑，他们就不敢出来了，你都是瞎忧瞎急。”他说完这话，转身就走。

他是去找他的同学树义的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偷偷的把无线电送到树义家里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报复似的对父亲说。

“你听是想听的，不过不敢罢了，是不是？”

父亲没有话好说。

他其实很懂得父亲的苦心。他竭力摆脱从前的少爷派

头，帮助父亲处理家务，晚上父亲睡了，他还在那里洗衣服，或者洗碗洗灶头。——睡得迟一点，起身也就迟了。翻了一个身，他终于醒了。撩开帐子，看见满室阳光，连忙披着袍子，走下床来。他开橱门拿出一身绒短衫裤子，一片积满灰尘的报纸，落在他的肩上。再钻进帐子。短衫和裤子从帐子里丢出来落在地上了。短衫的领头和袖口，袜子的裤裆和脚管，全脏得发黑了。一阵屑索屑索的声音之后，他突然又伸出手来，把地上的衣服拿进帐子。又是一阵屑索屑索的声音。他走下床来，把桌上的东西推在一边，吹掉了灰尘，把干净的衣服放在桌上，重新折叠，再放到橱里去。

他坐在马桶上了。脸涨红了。忽然皱紧眉头：马桶里的尿溅在他屁股上了。

他反手过来拿桌上的香烟罐。开掉盖。里面没有香烟，只有照片的灰。用手指抚摩和掇弄着灰，怅惘地。

那是张圆脸曲发的女孩子的照片。“还是烧掉的好，给他们看见了，要问你讨照片上的人的。”由于父亲的嘱咐，前天他亲手烧掉的。烧过之后，却非常懊悔，因为那是仅有的纪念品了。于是凭自己记忆所得，用铅笔在纸上描绘，结果把笑脸画成哭脸。鼻子一酸，泪珠也就滚下来了。心痛之余，便把照片的灰保存起来，再也舍不得丢掉。

他想起那脸从破碎了的故乡逃到湖州后给他的信：“我不会忘记你的，当我的生命没有危及时，我总会给信你的。”未几湖州陷落，她音讯全无，虽然她对他说过：“你听我的话，别哭。你再这样懦弱，我就不欢喜你了。”但他偏哭得

厉害，尤其是深夜梦回之际。

手缓缓地从罐头里伸出来，把盖关好，他低着头抚摩着罐头，好久，好久。轻轻地叹息了。

他猝然的站了起来。站起后，却又惘然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马桶盖开着，房间里臭得很。他连忙推开窗，愤愤地。

他俯在窗槛之上。天井里堆满落叶和枯枝，还有狗屎和猫屎。他不要看。昂起头眺望远处。远处断垣残壁中有一面太阳旗在飘扬。他更加不要看。转过身就跑。砰的把门关上了；震下许多灰尘。

二

在楼梯上走着的时候，他就听见父亲愤怒的声音，中间夹有孩子的哭声。

“小鬼，你倒这个要吃，那个饞吃，这种时势，有得吃鱼，已经是运气了。”父亲气喘吁吁的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一根尺。

“快要……过年了，还……既不……吃肉。”弟弟站在屋角里擦着眼睛。

“还是要吃肉？”父亲长长地叹一口气。“我看你年纪活在狗身上，十二岁了，还是一点也不懂。我问你，今年阿曾赚到半个铜板？生意阿好做？肉要八角大洋一斤，你倒口轻单单，要吃肉。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你还嘴，”父亲又从椅子上立起来，擎高了尺，想打。可是给刚走下来的他拦住了。父亲瞪着眼睛。“不要你动，你到这时才起来，你们都是少爷，都要你老子来服侍你们，替你们烧饭洗衣服。”

“衣服都是我洗的，”他感到冤屈，把脸也涨红了。把父亲恨命的一推，推在椅子里了。

“地上这样齜齜，谁也不想扫扫。”父亲在椅子上喘气。“你们还以为同从前一样，有娘姨大姐来替你们扫地？”

他闷声不响，拿了扫帚就扫。可是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：“都是算盘子，拨一拨，动一动，自己一点想不出。”

“我在扫了，你还噜哩噜苏些什么？”

“你们都是皇帝，碰不得。”

他不睬。只管低着头扫地。扫到屋角里了，把弟弟恨命地一拉：“滚开点！”

父亲板起面孔，不说话。

他也板起面孔。扫好就走到厨房里，拿了饭箩，量二升米。砰的把米桶盖关上；携着饭箩向外跑。望着他负气的背影，父亲摇摇头：“男做女工，越做越穷，咳……”他装做不听见，一迳向外跑。

市河挟着叹息和垃圾，从东面流来。没有一支橹在水里翻起银花。两岸也没有行人向河中投下影子。

他走到河滩头。把大半只饭箩浸在水里，轻轻的漾着，

使拌在米里的白粉浮起来。再把饭箩放在岸滩上，用手从上面翻到下面地淘着米，也拣掉一些米虫和“稗草子”。然后再把饭箩浸在水里，轻轻的漾着……

“赫罗，你又在淘米了。”

他抬起头：隔河岸上站着树义，手里拿一只篮。

“你又是买小菜回来？树仁回来没有？”

一个月前，树义收到汉口某商业电台的报告，说树仁无论如何要回家来探望父母兄弟。

“还没有来呀，母亲因此很忧急。”

“希望他今天回来。”

“我也这样希望，离开我们这里三十多里路的××镇，现在有德国轮船直达上海了。也许他会绕道回来。我特地买了一斤肉，哦，猪全在‘剿匪’时搜括光了，今天肉又涨价，要八角半一斤。”

“肉，哦——”

“你为什么那样不高兴？你的眼睛凹下去了，头发怎的梳也不梳？”

“非无膏沐，谁适为容？”他抚摩着自己蓬松的头发。一副尴尬面孔。

“她仍旧没有消息？别忧急，她比你有决断得多，不会发生意外的。哦，再会吧，再不回去，家里又要不放心了。”

“哦，”他想点点头。可是头低了下去，再也竖不起来了。

水舐着岸滩，喃喃地。掠过一阵西风，满河尽是涟漪。涟漪有点象那圆脸，可是涟漪不久就消失了。

他怔住了，呆望着流水，流水在西风里呜咽。他的心变成一条河了。

右手突然感到一个突然的重量：米打翻了。连忙抓住饭箩，还好，没打翻多少。匆匆地再淘了一下，便携着向家里走。

“吃粥吧，要冷了；就剩你一个人没有吃了。”

父亲看见他进来，笑着说。他没听见，一迳向厨房跑。

三

厨房里很暗。亮光全靠天窗中漏下来；然而天窗上满布尘灰。

灶头上全是油腻。水缸里的水只剩一半了，而且不大干净，大概是好久没有放明矾的缘故。酱油瓶的塞子不知掉到哪里去了。盐钵头里的盐在出水。

他坐在灶门口的小矮凳上打着草把。父亲把小镬的盖开了，正在倒菜油下去。

“小镬要烧了。”父亲说。

他划了根火柴，把一束稻柴点着了，塞进灶堂去，用火钳拨动着，使火大起来。然后再塞进去一个草把，横放在烧着了了的稻柴上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父亲说。“熬油不必熬滚，熬滚了有时镬

子里会烧起来。镬子里有青烟出来时，油已经熟了。你们洋学生子，当然不学烧小菜了。我学生意的时候，要帮师母洗尿布，学烧饭、烧小菜，熬油镬便是这时候学会的。”

他可无心听这许多话。灶堂里的火已经熄了，他正在拚命的吹，浓烟和柴灰向他的眼睛直冲过来。

“怎么啦，”父亲走过来，“天天我引火，今天你引火，就引不着了。来，仍旧我来。”

“我烧到会烧的，就是不会引火。”他擦着眼睛从凳上立起来。父亲坐下去。眯着眼睛向灶堂里看了看。

“灰太多了，今天没有爬灰，是不是？去拿灰簍子和爬灰的棒来。”

“几只簍子里全是灰，没有空的了。除非把炭簍子里的炭拿出来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父亲一面爬灰，一面同儿子解释：“灰不爬掉，塞得结结实实的，空气也不流通，所以烧不着了，懂吗？”

儿子点点头。

“现在好了，”把灰簍子拿给儿子。儿子把簍子放在稻柴附近。父亲叫了起来。“不要放在这里，热火灰，要闯祸的。”

爬掉了灰以后，的确很容易地烧着了。火力很旺盛，但是老不见青烟从镬子里升起来。连父亲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。

终于看见青烟出来了。父亲连忙叫儿子来看。儿子立起

来之后，看见自己淘的米还在桌子上，连忙把米倒在中镬里，依据父亲的嘱咐，他放了三“广杓”水。再回到灶前，一声不响的把中镬灶堂里的灰爬在炭箕里。父亲突然厉声喊道。

“你爬灰说也不说一声，也不当心点。你看，灰都落在油镬里了，这鱼烧起来还好吃？”

他不说话，也没有话好说。悄悄地把炭箕和棒放在一边，将草把推进中镬灶堂。

小镬里发出“刺……”的声音，父亲把鱼放在镬子里了。

很快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是弟弟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出去，出去！”父亲手里拿着铲刀，不住的摇动。

“爹爹，给我五个铜板。”

“你昨天不是拿过五个？”

“用掉了，今天我要买糖吃。”

“天天要铜板，天天要吃甜吃咸，我没有这种铜钿。”

“那末四个。”

“谁同你讲价钱，走。”

“……”撅起嘴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你这小鬼就是这点不好，不听话，”父亲瞪出了眼睛。“你倒痛过就忘记，铜板既不，要末吃几只‘肉饺’。”

“……”撅起嘴，一动也不动。

拍！

哭了。

“不好了，铲刀、铲刀！”他叫了起来。

父亲连忙奔过来，连忙把鱼翻转，可是已经烧焦了。

“都是这小鬼！”父亲想转过身去打小儿子，可是小儿子早溜了。

“用不着打，停刻不给饭他吃就是了。……饭镬也滚了，你去看看。”

父亲把镬盖拿起来，汽水纷纷掉下。用筷在饭中凿几个洞，再拣一点吃吃。“唔，太烂了，你放了几‘广杓’水？”

“不是你叫我放三杓？”

“那你自己看不出多少？你为甚不动动脑筋？我叫你吃屎，你也吃屎？一个讨手脚，讨口嘴，一个是木头，真是毫无办法。”

大儿子想起淘米时的情况。头低了下来。

四

他端着小菜和饭，走到柴间里。

将小菜和饭放在地上，动手搬稻柴。把柴搬在两旁，中间空出一条路来，直通雪白的墙壁。他在墙上敲了三下。

“姆妈，开门。”

呀……

白墙中突然有长方形的一块变成黑色了。他端着饭和菜走进这黑色的长方形。

呀……

密室里暗得可怕。蜡烛也感到窒息，火焰有气无力的颤动着。三个黑影在墙上移动，鬼怪似的。床苍白着脸躺在角落，桌子的脚有点烂了，斜倚在床畔。

他把小菜和饭放在桌子上。烛焰吓得一跳。污浊和潮湿的空气使他感到难受，他皱着眉头。

“今天的饭给我多放了水，烧得烂了。”

声音撞在壁上。难堪的沉默总算冲破了，大家的心头感到轻松些。

“你走过来，”母亲坐在床上说。“啊，你瘦得多了，怎么？你今天没有洗脸吗？眼角边还有眼屎呢。衣裳的领头发黑了，怎的还不换？”

“这几天洗衣服，把手掌和手腕也搓开了，我实在怕洗衣服。”

“手腕都搓开了，什么？本来这种事情不是你做的，咳……想仔衣裳醒颀，是应该换了，想仔洗衣裳的苦处，还是不换。这里太暗，用水不便当，不然我来洗。”

“让我出去，”妹妹抢着说，“让我出去替你们洗衣服、烧小菜！一天到晚，一夜到天亮，躲在这黑洞里，真要命！”

“你就忍耐点吧，你想想看，大门也不许关的，他们要进来就进来，你是小姑娘呀，若有啥不测之事，你将来怎样好嫁出去，造这间房子就是为了你，你总要明白爷娘的苦心！”

“监牢要比这黑洞好得多了，我情愿出去的，至多也不

过是死！”

“死？你怎样可以瞎说瞎话？牙齿风是毒的！好死不如恶活，老话是不错的。你不要愁头愁脑，说话不得知轻重。”

他连忙打断她们的话：“吃饭，饭要冷了。今天的鱼也烧焦了，给弟弟搅七搅八的。”

母亲刚把饭碗拿到手里，又说话了。

“你对你爹爹说，叫他少动动肝火，肝火一旺，又要牙齿痛了。你们二人不要因为心里难过，就拿弟弟来出气。他有什么不对，你细细的开讲给他听，‘戴’他几个‘高帽子’，他就高兴了。这小囡是吃软勿吃硬的。你越打他，他越不服气。你父亲是铁匠做官，欢喜打；下次他再打弟弟时，你要劝劝他，小孩子软皮嫩骨，打坏了不是玩的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快点吃饭吧。”

母亲的话一停，妹妹又开口了：“大哥，这几天打得怎么样；你说什么时候会再打到上海？”

“这几天我没到树义家里去，所以消息不灵。我想总有一天再打到上海的。”他笑着说：“哦，姆妈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停停叫你弟弟到这里来一次，我有几句话同他讲。他的棉鞋快破了吧？你替我拿些布来，我来替他做双鞋子；你们要补的袜也拿来好了。”

“这鬼火样的蜡烛，你的眼睛又不好，怎样看得出？”

“你拿来好了，”妹妹插嘴道。“我来做，一天到晚呆在这黑洞里，无聊透了；做做生活也好。”

“吃过饭再讲吧。”

她们一吃饭，他又觉得寂静得可怕了。也觉得无事可做。只呆呆地望着烛焰出神。

“今天是不是廿二了？”母亲已经吃好了。“快廿四了，你们不要忘记‘送灶’啊！几只镬子也该刮刮了，不刮刮稻柴太费。还有，唔，今年我是不能同你们在一起吃年夜饭了，虽然今年大家恰巧都在家里。”

“姆妈你倒还想到送灶，吃年夜饭，”妹妹一面盛饭一面说。“大哥，四乡游击队多不多，很多吧？”

“听说很多，有一部分很好，分散住在乡下人家里，帮他们种田，吃他们的饭。”

“那好极了，我希望他们打到镇上来。那时我们真的好大吃而特吃年夜饭了。我一定要请每一个游击队员喝一杯酒。啊，大哥，我昨夜做梦游击队打到镇上来，我欢喜得叫了起来，把姆妈吓坏了。”

有皮鞋声由远而近。不止一个人的脚声，也许是二个，也许是三个。不好了。

“都是你这小丫头，游击队，游击队的。”

他摇摇手，叫大家别响。他担心的是外面的稻柴没有把门遮住，要是穿皮鞋的人，直冲进来，那就糟了。

可是皮鞋声越走越近了。

大家的脸苍白得厉害。母亲颤抖着，眼角里充满了泪水。妹妹的嘴撅起了。他皱着眉头：“逃到哪里去呢？”

外面有人敲门了。

五

敲门的是父亲。

他刚从墙壁里出来，树义就跳过来。“哥哥回来了，给你带来一封信，是她的！”

“真是怠慢得很，茶也没有一杯。”

父亲把“铜吊”灌满了水，放在风炉上。

“信在这里，她是上月十五号跟第××路军北上的。”
树仁把信给他。

“哦哦，”他呐呐的说，脸也红了。爽性把信拆了，遮住自己的脸。

信写得很长，叙述她怎样的在纷乱中和父母失散，怎样独个儿辗转的到了汉口……

“逃避是没有用的，死在屋檐下是羞耻的。我决意明天就跟着军队走了。也许我会死的，但并不是白死的。没有什么话留给你，仍旧是从前的几句：别哭，你再这样懦弱，我就不欢喜你了。”

铜吊里的水沸腾了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

离 去

清晨。弟弟正理着书包。

“姐姐，姐姐，”弟弟已经催过她几次了，她依旧低着头，连看都不对弟弟看一下。

“姐姐。”

她转过身来。面对着她的，是父亲的遗像。要是父亲还在的话，这时候又要给鸿兴馆打电话，叫他们送大馄饨来，让他们姐弟二人吃了上学去……

那些幸福的日子早已烟似的消逝了。烽烟爬进了苏州的城墙，她们在慌乱中离开了家。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，随身带的金银首饰也给抢去；父亲正担忧生活的艰难时，炸弹片把他的肚肠挂上了树梢。愤怒在她的心里滋长，成为熊熊的火把。她几次三番的想踏着父亲的血迹，跑向沙场。但弟弟的小手拉住了她，母亲的白发，又套住了她的脚。……

此后又经过许多困难。总算回到了老家。家里的地板也给偷去，地底下有几个三尺深的洞。父亲一生的积蓄，一个

铜板也不剩了。生活艰苦得很。那时“维持会”要办小学，母亲央人给她谋得了一个教员，月薪二十元，苦吃苦用，一家生活也勉强可以维持了。可是她不愿意。她噜噜苏苏的说了许多话，母亲一句也听不懂。母亲只有埋怨自己。

“说来说去，都是我不好，炸死了我，你们也不要吃这种苦头。”

望着母亲的白发和眼泪，她的鼻子一酸，眼泪便滚下来了。小学教员的事，也就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下来。

为了避免良心的谴责，她挑了二门和政治无关的功课，算术与手工。但即使是算术与手工，也叫她悲喜交集：一个二年级的学生，故意问她802加116是多少。在另外一级的手工课上，她教孩子们做一只飞机。

“先生，飞机上画一个圆圈呢，还是圆圈的外面，再画十二只角呢？”一个苹果脸的孩子问。

“这个，”她呆住了。“你看应当怎样呢？”

那苹果脸重新低下头，细细的很用心的画着。他末一个把飞机交上来：圆圈的外面画着整整齐齐的十二只角。

她欢喜得厉害，把飞机从这只手换到那手，看了又看。孩子昂着头看先生的脸。

“你真想得出，”她抚摩着他的头。

“我们都是中国人呀！”

她捧住苹果脸，不断的吻着。她欢喜得有点过分。那孩子懂得先生的好意，但竭力想挣脱。他还得读日文，下一课要问的，问不出就要打手心。